

砺

庞晓峰◎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听

庞晓峰◎著

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听雷 / 庞晓峰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201-13697-4

I . ①听… II . ①庞…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5805 号

听雷

TINGLE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刘子伯

装帧设计 新艺书文化

制版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不知不觉间，《听雷》从连载到现在已经十年，时间过得还是真快。说起来，用了十年都没写完，我自己都有点佩服自己。

十年，这个世界改变了许多。有的人离开了，有的人刚降生。这个世界的奇妙在于未知，而人类进步的根源在于好奇。《听雷》这个故事的初衷，也正是源于这些好奇。

说回正事。一本书写了十年还没写完，我首先得跟大家道个歉。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懒散，本质上是一个很随心所欲的人，生命中罕有紧张感，拖延症晚期，直男癌晚期，泪点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怕麻烦。总之，写不完的原因有几百万个，我就不一一总结了。

年轻的时候，我最喜欢读的书是勒庞的《乌合之众》。在我看来，轻信、缺乏理智与感情丰富都是愚蠢的，我更喜欢去探究故事背后的真相。出于好奇，我更喜欢找一些阴暗的、残酷的故事来阅读，自以为这样就能洞悉这个世界最黑暗的本质，自以为可以参透一切，自以为情商智商双高。我懒得跟人争执，我无信仰更无信念，不管传销组织还是宗教人士，在我这里，都是扯淡。我一不相信成功的道路可以复制，二不相信神仙佛祖。说起来，我只信自己。所以，我不太合群。

《听雷》这个故事，说起来很偶然。年轻时候的我游手好闲，有段时间赋闲在家（也就是无业游民），每日不思进取，既不想着上班，也不想着创业。也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直觉，我总觉得我的生活会好起来，所以趁着年轻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过几年再努力，应该也为时不晚。

于是乎，我开始过起了标准的宅男生活。我晚上逛论坛、打游戏，白天

就去护城河边打牌、下棋，着实过了一段悠闲的生活。用现在的话说，那时候的我，穷得像个孙子，快活得却像个爷。

那时候，济南的护城河边没那么多禁忌，游泳的、洗衣服的、下棋、打牌、遛鸟的，什么人都有。我这人，打牌下棋的技术都挺不错，但是就因为不合群，独来独往惯了，所以一向是哪边人少就往哪边凑。年轻人的牌局基本不会缺人，除了我，基本没单独行动的，所以我就只能凑凑老年人的牌桌了。护城河边下棋打牌的老头还是很多的，人少的时候他们就招呼别人过去，但很少有年轻人愿意跟他们玩。至于原因呢，简单总结就是年纪大、牌技差、脾气还不好。

我属于另类，不管谁招呼，我都愿意过去捧个人场。一来二去的，我也熟识了那么几位“老朋友”。这几位老头，退休前干什么的都有，有普通工人，也有机关干部。跟我最投缘的是一位刘姓老头，他是一位老军人。济南有不少退休老干部都喜欢在护城河边打牌，所以这也不稀奇。

老刘生性大方，每天都随身带着好烟，见人就分，而我作为他的“老熟人”，更是没个讲究。虽然老刘跟其他老头相比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牌技差、赖牌水平一流，但是直觉敏锐的我，还是觉得老刘跟别人有些不一样。比如，他不合群，独来独往；比如，他对待事物都很淡漠；再比如，他骨子里对于神仙、佛祖之类的不屑。

但是他的这些与众不同，倒是跟我很合拍。虽不敢说英雄相惜，最起码也算是“臭味相投”。

有一天打牌，老刘输了一上午，心情不佳。我老赢，也觉得无趣。于是我突发奇想，请老同志讲讲革命的过往，老刘这才来了精神。

我对人生的新认知，也就从那一刻开始了。

我说过，我无信仰，无信念。对于战争、历史的了解，无非像抗日神剧中描述的那样，一群睿智的游击队员把敌人当成狗一样戏耍。对我来说，这些与国家民族都有关系，与我，却关系不大。

老刘问我十八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我说在上学，我甚至还跟他讲了一下我初恋的故事。

老刘又问我二十八岁的事情，我说，这不陪着您天天打牌么。

老刘说，他八岁的时候跟日本人在山里躲猫猫，十八岁的时候，在朝鲜

跟美国人比赛跑。

老刘开始给我讲述他的过去，一桩桩、一件件，如数家珍。在这之前，我自以为看过足够多的阴暗、残酷的故事，我自认为可以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我也自以为我已经经历过足够多的生离死别，这世上，再难有让我心起波澜的故事。

可是，老刘那些关于战争的回忆，那些鲜血中的故事，那些胜与败、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那些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与最温暖的感情掺杂在一起，给我带来的震撼，难以言表。

随后的日子里，我索性也不打牌了，专听老刘讲他过去的故事。这远比电视剧震撼得多，我强迫自己去感受他讲的那些最残酷、最黑暗的世界，我也更喜欢感受他作为胜利者的荣耀与喜悦。

他的故事，到了抗战结束之后就戛然而止了。他说他归国以后就被调派到保密单位工作了，这是不能讲的，一个字也不能讲。

从老刘平时的做派来看，他当年的职务着实不低。别看他天天独来独往，出门一般靠公交，有时候骑个破自行车。但是至少两次，我看到有军区的轿车来接他，称他为“刘老”，对他极为恭敬。

如果你们指望我从这位老头嘴里打探出点国家机密来，那是不可能的。我只是问过他，是不是世界上会有研究“非自然现象”的保密单位。

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很明显老刘是知道些什么的，但是他也没说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基本态度就是这个肯定有，而且属于绝密，其他的一概都不能讲。

老刘还说，做保密工作不仅残酷而且默默无闻，背后承担的压力也是我们平常人难以想象的。在这个繁华世界的背后，总是有人在用生命为我们担当。有许多人因此牺牲，只是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只是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故事的内容。

我跟老刘说，我要回去写个故事，就写保密单位的，写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残酷且默默无闻的故事。

老刘说，写可以，但是要注意细节。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有亲人，有儿女，有悲伤喜悦，有人间一切的情感，只是背负了远远超过亲情、爱情、友情的责任，才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的。故事里不需要什么英雄，众人皆英雄。

我点头。看得出，他很欣慰。

希望有生之年，我能把这个故事讲完。

我再重申一次，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此外，由于不得已的一些原因，文中所有背景、时间、地点均做了调整。但是，那些执着的信仰，那些炙热的情感，虚构不了，也不会磨灭。

您也许会问我，后来老刘怎么样了。

其实，在老刘跟我讲完他的故事以后，我就很少去打牌了。在一个英雄面前谈笑风生，跟他称兄道弟，我实在是做不到。漫天神佛我皆不曾拜过，唯独面对真正的英雄的时候，这种崇拜感油然而生。我恐惧这种崇拜别人的感觉，因为心虚。我对世间的淡漠，是出于自己粗浅的小聪明，自以为看透世间一切。他对世间的淡漠，却是历尽生死后的透彻。

何为英雄？

胸中有丘壑，平地起惊雷。

愿那些化作星辰的英雄，护佑我们奋勇向前吧。

庞晓峰

2018年6月25日凌晨，于济南家中

目

录

引子.....	001
卷一 汉右食人事件	003
汉右食人事件报告.....	026
卷二 麒麟山的秘密	029
麒麟山“6112 事件”报告	058
卷三 鲸海神仙岛	061
齐东神仙岛“6507 事件”报告	150
齐东神仙岛“6507 事件”报告（特别篇）	157
水下天都分析报告.....	159
卷四 赤洲的荣耀	163
多果马“6508 事件”报告	304

引子

这个星球已经存在 46 亿年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却只有几千年。而我，只活了 70 年，却可以称自己是老同志了，呵呵。今天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我可以正式退休了。

扯得有点远了。简单介绍下我自己吧，本人姓刘，名思远，我所在的国家叫江源国。呵呵，又说远了，也许您觉得我是个神经不太好的老头，来这里给大家开忆苦思甜会了。呵呵，我只是来给大家讲故事的，耐心看才是好同志。

还是说点大家感兴趣的事吧。我很少有闲，这一退了还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先说说我的工作单位吧。我工作的单位全称叫作“第 091 气象研究所”。当然，这个只是对外的称呼，而我们内部的称呼则只有“代号 091 所”，怎么样，很神秘吧？

表面上呢，我们是搞气象的，全国流动，只有总部设在江源国某一线城市郊区的郊区，其实我们是受某重要部门直接领导的一支特别的部队，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负责调查全国范围的各种奇怪现象和事件，以及探索我们未知的领域。也不用太惊讶，其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和我们性质一样的部门，比如驻扎在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夏衣国 51 区的“夏衣国特别危机处理小组”（你见过几百人的小组吗？这个就是了），驻扎在罗姆国附近的“前 KGB 第 17、18 监视部队”（现在换名了应该叫“罗姆国联邦内务部第 18 情报组”），等等，很多。

先声明，即使是这样的机构，我们大部分工作人员也是很普通的正常人，并不像电影中的秘密部队，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奇人异士。当然这样的人部

队里也不是没有。

我退休了，退出了这个社会的主流舞台，然而正是我有了这样的空闲，你们才能有机会听我说说很多过去发生的你们所不知道的故事，下面你们所看到的是可以解密的档案，至于机密的，我是不会讲的，当然你们也不会知道。

也许我不该讲，也许听了我的故事你们会睡不好觉，但是我想还是说出来吧，希望大家在享受生活的时候，还记得我们的国家还有这样的一群特殊的工作者，至少让我那些曾经牺牲的同事们，能在大家的心里留下个小小的印记。

前期就先介绍到这里吧，具体的我会在故事里面慢慢跟大家讲述。

卷一 汉右食人事件

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当年的汉右。

当时，江源国的饥荒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就在那年，汉右出了个非常严重的事件。

汉右是江源国中部的一个重要省份，它底下有个清水县，很小，住着千把人，坐落在当地附近有名的一片群山中，古时候是猎人进山打猎的落脚地。县中有条小溪，水很清澈，所以起名清水县。当时我们接到了上级的指示，马上进驻汉右净水，而且是和几支驻军一起。说实话，一般能转到我们那里的任务基本都是高危任务，但是规模都不大，一般都是几个小组配合调查行动，如今竟然需要和军队一起行动，情况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和其他机密任务一样，在到达任务地点前，只有我们带队的人才知道任务行程和情况，而我们这些下属只能跟着。

带队的是老雷，雷天鸣，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此人中等身材，相貌还算英俊，就是似乎不会笑，言语不多，从不废话，只是说话爱带些谚语，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严重怀疑他是学哲学的。

我们先坐运输机到汉右省会，然后转乘军用卡车，奔波了不知道多久，才到了清水县。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进县城，而是在该县城唯一出路旁边的一片空地上驻扎了下来，与我们同时驻扎的还有一支防化部队。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进县城的路已经被封锁了，大批身穿防化服、头戴防毒面具（就是那种像大象鼻子一样的型号）、手持冲锋枪的部队在戒严，远处县城里还传出了稀稀拉拉的枪声。

“反动分子武装空降了吗？这么严重？”

说话的是大张，又高又黑，爱说脏话，比我大一岁，由于年龄相近，又谈得来，所以我们两个关系不错。

“你能消停会儿吗？任务还没布置你就在这里散布谣言，不害怕雷总回来收拾你啊？”看了他一眼，我放下手里整理的资料说，“雷总和军队首长开碰头会去了，回来你不就知道了吗？不要影响我写报告。”

“你写个毛啊？还不知道什么业务呢，哥哥先去看看情况！”大张说着就朝行军帐篷外面走。

“咳！”

一声咳嗽声从帐篷外面传来，我们都知道，雷总回来了！

刚刚还满嘴跑鸟的大张马上没声了，掀开帐篷，一脸皮笑肉不笑地对帐篷外面笑道：“雷头儿，您回来了，我们都等您安排任务呢。”

雷头儿看了大张一眼，没理他，径直走了进来，脸色铁青，看来是出了不得了的事了。

我们一行九人马上站了起来。

“坐下吧，同志们，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任务。”雷头儿缓声说道。下面顿时鸦雀无声。

“简单说吧，清水县发生了严重的传染病，患者症状为神志混乱，全身腐烂，还有……”雷总顿了顿，拿眼扫了我们一下，“极端嗜食生肉，确切地说，是喜欢吃……活人肉！”

这件事简单来说，最初地方政府只是发现不断有人口和牲畜失踪，还有些人患上了神志不清的毛病，一开始他们以为是普通的中风，而且两者没有联系起来，所以并没有及时报告。随后的十几天，感染者增多，甚至出现了白天在路上杀人、吃人的疯狂举动，这才有人向省里报告。后来，省政府派来的工作小组一行八人竟然有六人牺牲，活着的两人把情况报到省里。最后，事态在不断扩大，所以上面派我们来处理。

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的清水县，已经是一座死城，里面活动的都是感染者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调查疾病原因，帮助部队控制封锁县城，等候上级的下一步指示。一分队去旁边防化部队的医务部去分析病毒样本；二分队去分析水质、控制质量和气候环境；三分队小田去高处看看环境；小刘、大张跟

我去见见幸存者。先这样，都抓紧忙去吧！”

“是！”我们回答道。

雷总摆摆手道：“行动前，先去旁边领取防化服。”

我和大张跟着雷总来到离我们驻地东边二百米的一片树林里，树林里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树林深处有一座农家小院。

“我说，领导，这个事情和我们有关系吗？不就是传染病吗？兄弟部队来洒洒消毒水，埋埋死去的老乡不就完了，我们来干什么？”大张又开始没完没了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果真的这么简单，那我们真没必要来。但是，如果死去的人……又从坟地里活着出来了，那么你觉得我们该来吗？”雷总淡淡地回了一句。

大张那张貌似黑哥们儿的脸瞬间变得惨白，而我心里更是哆嗦了一下。

小院周围已经竖上了高界哨，上面竟然还架着机枪，而我们也在白线外换上了防化服和防毒面具，在一名医护兵和几位部队的同志带领下，我们进入了院子。

一进去，吓我一跳，院子里竟然放着数个巨大的铁笼子，笼子上面撑着巨大的帐篷，而每个笼子都被帆布盖着。

“首长，您做好心理准备，样子比较丑。”医护兵说。

雷总点点头说：“打开吧。”

医护兵一下子把帆布掀开。

2

我无法形容当时心里的感受。

笼子里的东西只是有个人形，但是似乎还有神志，眼神很悲哀，正幽幽地看着我们。

“这个是特例，深度感染两天，神志较清晰，还有语言能力。”医护兵介绍道，“富贵同志，这位是上层来的首长，你好好回答他的问题，说不定

还能有救，为了你，也为了整个县城的乡亲。”

“救救我……”那个叫富贵的开口说话了，声音阴森刺骨，更像一只野兽的嘶吼。

雷总半跪在笼子旁边，我不知道，那防毒面具后面的他的眼睛是不是和我一样充满了恐惧。

“富贵同志，你受苦了，我们会尽力想办法救大家的，从国外紧急进口的药物很快就运到了，你坚持住。能说说这个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从谁家先传出来的？”雷总问。

“可能是2月初，最早神志不清的是马寡妇。她40多岁，没有娃娃，早先听说马寡妇拾了个娃，那娃娃好像是地主老孙家的孙子。”富贵艰难地讲道，“马寡妇自从拾了那孩子就疯了，整天拿着镰刀上街给孩子割肉吃。咱这个地方饿死的人比较多，经常有人家的孩子或者老人饿死了，有的就死在路边……”

说着说着，富贵的眼神突然变得凶狠了，竟然张开他那大嘴叫了起来：“吼！吼！”他那无力的手似乎突然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从笼子缝里伸出来要去抓雷总！更让人惊异的是，他那满嘴的黄牙竟然都变成尖的，参差不齐。

好在大张手快，一把把雷总拽后了一步，嘴里大喊：“去你的，他疯了，小心啊，领导！”

雷总摆摆手，示意都别动，然后，他竟然脱下了自己的防毒面具。我突然发现雷总的眼睛竟然变成红色的了，那眼神好像要把人吃了一样。那一刻我竟然觉得，这雷总，比眼前这个怪物更可怕！

雷总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盯着富贵。很快，富贵发生了变化。他似乎害怕了，吼声也逐渐变成小声的低吟，最后竟然蜷缩在笼子的角落里，不动了。

“盖上吧。”雷总的脸色恢复了正常。

“哦……是、是。”医务兵也被刚刚的情景吓了一跳，还没缓过神来。

“走，我们回去。”雷总招呼我俩。

“首长，这个怎么处理？”医护兵突然指着富贵的笼子问道。

“唉！”雷总叹了口气，“无奈与凄凉也许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按程序办吧。”雷总看了医务兵一眼，然后又指了指其他笼子，“全部都按程序办吧。”

“可是……”医务兵还想说什么，雷总拍拍他的肩膀，摇了下头，然后径直走了。

我和大张紧紧跟着雷总出了门，一会儿，我们背后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我的心一阵紧缩。

在回驻地的路上我在想，我来091工作的这段时间，雷总他虽然从没批评过我们，但是他身上就是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在我们这个小组，似乎只有大张不害怕他，其他人甚至都不愿意跟他多说一句话。我想，所有的人感觉应该都跟我一样，不是不喜欢他，而是……害怕他。

“小刘，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雷总突然问了我一句。

“这个……没、没有！”我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的任务就是如此，不能出任何差错，有的时候必须得选择。真正的人生和小说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的选择都是有好的有坏的，往往很多时候你要面临的选择全部都是坏的。我和你们一样，如果有一天我身陷囹圄，希望你们也不要犹豫。”雷总一字一句地说完，看上去似乎很累。

“领导，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啊，您能身陷什么囹圄啊？当年您从乱坟岗把我拽出来的时候也没见您含糊过啊，这会儿怎么说这话了？”大张又开始了，“人家小刘还年轻呢，别整天给人灌输悲观主义思想！”

“唉，不知长进！”雷总摇摇头。

不得不承认，大张和雷总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传闻大张当年是一小混子，后来擅闯陵墓陷入危险，幸亏被路过的雷总发现后及时救出，否则早就一命呜呼了。后来不知道大张用了什么手段，雷总竟然把这小混子安排到自己的手下了。好在大张就是嘴臭了点而已，人还不错，上上下下的关系打点得都很好，时间久了，也就没人说什么闲话了。我一直很好奇他俩的关系，但是大张竟然以机密来搪塞我。机密就是机密，我也不好问什么。

回到驻地时天快黑了，各个出去的其他小组都回来了，我们准备开今天的工作会了，大家心情都挺沉重的。不过，毕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谁能心里轻松呢？

就在这个时候，部队里传来了一个消息：前面救出了几个没被感染的群众，其中竟然有马寡妇。

雷总马上指示，暂时先不开会，马上分组询问幸存者，同时也强调了几条：

第一，绝对不要和幸存者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

第二，重点询问马寡妇和孙地主家的情况，尤其是孙地主的3岁孙子的情况；

第三，重点询问这段时间出入县城的人员名单；

第四，如果有任何幸存者发生病变，绝对按程序办事，不能有任何犹豫。

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小院。先前的笼子已经撤到院子外面，满院子都是消毒水的味道，我们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防化服，戴着防毒面具。

这次部队一共找回五个人，分别是马寡妇、当地民兵连的连长孙干事以及供销社的一位大婶，另外两个也是民兵连的。

雷头亲自负责询问马寡妇，而我和大张则来到了孙干事的房间。

进房前，雷总似乎和大张耳语了几句。

一见到孙干事，我便觉得此人一脸杀气：小倒三角眼，个子不高，但是身材比较粗壮（我真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偷过粮食），黑黝黝的皮肤，还有脸上的几处抓伤，再加上一闪一闪的行军灯，气氛似乎忽然诡异了起来。

问话的氛围似乎不怎么好，我们还没开口，孙干事却先说话了：“我说同志，我们这样谈话是不是不太好，你们都穿着盔甲，是不是怕我也感染了？是不是怕我传染你们？我们是一起奋战的兄弟，你们这样对我，合适吗？”

我刚想解释，大张先说话了：“既然知道就别这么多毛病，我们也是根据上级指示办事的，我们谈话完后马上给你们检查身体，没问题你们也穿上这防化服，希望你本着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配合我们工作！我还告诉你，到我手上的人我就有权处理他，你要是不配合我们，我可以先枪毙了你！”

“你有什么权力枪毙我！谁给你的权力？”孙干事大声喊了起来，“我要告你残害他人！”

“信不信我现在崩了你个孙子！”大张似乎很不耐烦。

大张不是很狂躁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会儿变成这样，只好出来打圆场道：“我说孙干事，别着急，大张也是看着这么多人得病心里着急，大家都体谅体谅，我们穿这个很不舒服的，我们也想脱下来，可这都是命令。”

“好，但是我只跟你说！”孙干事指了我一下，“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